

T

[英] 威廉·赫兹里特 著

严辉 胡琳 译

able Talk

燕谈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英] 威廉·赫兹里特 著
严辉 胡琳 译

T^eable Talk

燕谈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谈录 / [英]赫兹里特著;严辉,胡琳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2

ISBN 7-80618-930-0

I. 燕... II. ①赫... ②严... ③胡... III. 散文-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251 号

燕 谈 录

作 者:[英]威廉·赫兹里特

译 者:严 辉 胡 琳

责任编辑:张广勇

封面设计:王晓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0.375

插 页:4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 1—5 500

ISBN 7-80618-930-0/I·213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序

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是浪漫主义时期英国大散文家,与兰姆齐名。他重感性和想象,张扬个性,反对权威和陈规陋习;主张多样和宽容,反对狭隘和专制;支持进步和革命,反对保守和停滞,是 19 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代表。

赫兹里特出生于一个思想激进的牧师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惟一神教派的牧师,同情革命,曾在布道中公开支持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父亲对赫兹里特的思想影响很大。年轻时的赫兹里特兴



趣并不固定。他的父亲本想把他也培养成一个惟一神教派的牧师,并把他送到哈克尼神学院学习。但他对神学并不感兴趣,很快就放弃了。他读了很多哲学、政治、文学方面的书,头脑里的想法越来越多,却迟迟没有用笔把它们写下来。因为这时的他,一心想当一名肖像画家。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显露出了绘画方面的才能,而他的哥哥已经是伦敦一个成功的肖像画家了。于是,他到了伦敦跟他哥哥学习绘画。他进步很快,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几年后,他发现自己的绘画才能是有限的,要完全达到他理想中的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遂放弃了当画家的愿望。在他短暂的绘画生涯中,他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画作是他的朋友兰姆的画像,这幅画一直陈列在伦敦国家美术馆里。这几年的伦敦生活,虽然没能使他成为一个大画家,但他的眼界开阔了,并结交了不少文学圈子的朋友。于是,他尝试用笔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论人的行为准则》。这本书没有获得成功,但他的文学之路就此开始了。在此后的20余年里,他勤奋写作,写下了大量作品。

赫兹里特一生的曲折与成就,大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特别激进好斗,树敌很多。他从小生活在惟一神教教区,在当时的英国,惟一神教派是一个受歧视的少数派;他一生都始终不渝地支持法国大革命,在临死前,他还完成了大部头的著作《拿破仑传》。即使在大多数原来和他政见相同的人都背弃了革命后,他仍坚持其信念,并痛斥那些背叛者。这些背叛者中还包括那些原本是他非常钦佩和热爱的朋友,如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利·亨特等,他也毫不留情地公开予以嘲讽和攻击。在一些小事上,他也喜欢和人争



吵。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兰姆,有时也不免要遭到他的讥讽,不过兰姆并不在意。在赫兹里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除了他的儿子外,也就只有兰姆每天会来看望他。不过,也正是这种不随波逐流,对生活永远充满激情的性格,造就了他的散文的独特风格。

散文,是赫兹里特一生主要的文学成就。他没有写过小说、剧本或诗歌。他的散文主要分为评论和随笔两大类。在他的随笔写作中,以《燕谈录》、《直言集》影响最大。而《燕谈录》不仅是赫兹里特的代表作,也是一部为名家所推崇的名著。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毛姆在《书与你》中为读者介绍了 20 部英国文学杰作,其中就包括了赫兹里特的《燕谈录》。

这里,我们围绕着《燕谈录》,来谈谈赫兹里特随笔写作的风格。燕谈录,指席间的谈话,由门徒或友辈等记录成书,因其亲切生动,又常有妙语宏论,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所以历来受到读者的喜爱。后来,这种口语化的作品便发展成为散文的一个门类。这种形式的散文,在我国和西方都有悠久的传统。在我国,最早的恐怕就是记录孔子言谈的《论语》。而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这种记录席间谈话的文字,如柏拉图的《饕宴篇》。在赫兹里特的同时代人中,也有柯勒律治的侄儿记录柯勒律治言谈的《燕谈录》。这些谈话录,真实地反映了谈话人的观点、见解乃至个性特征,所以它们往往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赫兹里特的《燕谈录》,是一本他自己创作的随笔集,共有 30 篇随笔,本书选译了其中有代表性的 22 篇。这些随笔,以议论为主,针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独辟蹊径地谈出一番新鲜而深刻的道理来。《燕谈录》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赫兹里特随笔散文的



风格特点。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赫兹里特的个性和文风。

《燕谈录》中涉及到的题材和内容相当广泛,这和赫兹里特的兴趣广泛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他的随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文学、艺术、绘画、政治、体育、游戏、戏剧等等,都有了解,都有爱好,而且还能说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在《谈技艺和艺术》中,他从印度杂耍艺人神奇的技艺表演中产生灵感,想到自己的写作与之相比是多么拙劣,继而写到著名的走钢丝演员,然后,他把历史上一些有名的演员、画家、文学家、科学家、军事家等等,都拿来比较分析,从而阐发了他对艺术的见解。其中,时时可见精彩独到的议论。赫兹里特最擅长的,也是经常提到的,要属绘画了。就绘画的天赋和鉴赏力而言,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他对绘画的看法和见解,散见于他的许多随笔中,《谈绘画的乐趣》是其中表现最集中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大量美术史中的事例和自己的亲身体验,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绘画对于画家的乐趣所在,还穿插有绘画和写作的比较,从中随处可见赫兹里特对绘画的推崇和热爱。透过这些极富个性的题材内容,赫兹里特的兴趣爱好、生活经历和个性气质都跃然纸上,使议论显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赫兹里特行文汪洋恣肆,不受任何拘束。从他的大多数随笔中,可以看出他不是那种讲究精雕细琢的作家,他喜欢随意的风格,不喜欢任何的约束。有时,他的文章会从一件事情突然转到另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仿佛离题万里,但转了一大圈后,你会发现原来他还是在强调前面的观点。所以他的随笔显得特别能言善辩,具有说服力,而且其间还有许多奇思妙想和格言隽语,让人应



接不暇，兴奋不已。

赫兹里特随笔的最大魅力，应该是他的观点的独特和新颖。能否于平常中写出新意来，是衡量一篇随笔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最见随笔作家思想深度的地方。它不仅要求作家有渊博的知识、聪明的头脑，还要有敏锐的感觉、深刻的认识和无畏的勇气。赫兹里特就是那种能在不经意间，把一些平凡的道理说得不同于平常的作家，再加上他特有的调侃和讽刺，这些都增加了他的随笔的魅力。如他很不喜欢那些只局限于书本知识的人，认为“那些只会写书和读书的人是所有人中最无知的”，他最后的结论就是“没有受很高教育的人往往最富有创造力，也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如果我们要了解天才的力量，就应该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我们想要看看学问的毫无意义，就研究一下那些给莎士比亚作品作评注的人吧”（《谈有学问的无知》）；他讽刺那种把哲学概念硬塞进日常生活中的人，说他“把许多哲学范畴像珍珠项链一样戴在脖子上，把原始性和先验性这些名词当作戒指戴在手上”，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想法”，“一旦他开口谈其他的话题，立刻就会露出马脚来”（《谈只有一个想法的人》）。他还非常善于用格言警句来表述他的体会和见解。在《燕谈录》中，有许多闪烁着个性和智慧光彩的名句。这里不妨从中撷取一些片断：

（对性格）知道得越多，就了解得越少。

（《谈对性格的了解》）

世上最快乐的一件事莫过于出游，而我更乐于独自出游。

在家里我能感到和大家相处的乐趣，而出了门后，有大自然和



我做伴就够了。

（《谈出游》）

那些自身最没有能力的人自然只会从别处获取自爱的资本。人们总能发现最无知的人在嘲笑路人，丑闻和嘲弄在乡间最为流行。

（《谈俗气和做作》）

生命中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你周围的人一样，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坏。如果你位于其下，你会被人踩；如果你位于其上，你会很快发现，正因为你高高在上，与众不同，你会觉得自己被置于受辱的境地。

（《谈学识超群的弊端》）

老朋友就像是吃过多次的菜，既不新鲜也不卫生。

（《谈孤独的生活》）

培根在《论谈话》中说：“真正精于谈话艺术者，是善于引导话题的人；同时又是那种善于使无意义的谈话转变方向者。”赫兹里特的《燕谈录》，以其新颖独到、趣味盎然，堪称为“精于谈话艺术”的典范。

闲暇时，读一读《燕谈录》，可以让我们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也体会到思维的乐趣，为先贤的智慧发出会心的微笑。

目前，国内还没有赫兹里特散文著作比较完整的译本，希望我们的这本小书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熟悉赫兹里特的散文作品，喜欢赫兹里特的散文作品。同时，我们的翻译

译者序

Harlitt



也得益于前人的成果,特别是沙铭瑶先生的译文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和帮助;另外,张平先生对译文作了校订,在此表示衷心感谢。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的《谈技艺和艺术》和《谈演员》这两篇的篇名是我们根据内容改的。我们这次翻译赫兹里特的《燕谈录》,只是一次尝试,译文中存在的不完善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1年11月15日于桂子山



William Hazlitt

目 录

001	译者序
001	谈绘画的乐趣
014	谈过去和未来
028	谈只有一个想法的人
043	谈有学问的无知
055	谈技艺和艺术
074	谈孤独的生活
091	谈思想和行动
109	谈奇谈怪论和老生常谈
124	谈俗气和做作
138	谈出游
152	谈文学批评
171	谈大事和小事
192	谈平易的文体
201	谈性格中的娇气
212	谈远景愉人



燕谈录

225	谈群体
237	谈演员
248	谈学识超群的弊端
262	谈赞助和吹捧
282	谈对性格的了解
303	谈独特和完美
310	谈怕死

谈绘画的乐趣

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持续不断的创造的过程。随着画笔的挥动，一个崭新的探索天地展现在眼前。

这里不需要作戏，不需要诡辩，不需要阴谋，不需要篡改证据，不需要颠倒黑白，只需要你怀着儿童般的率真和衷心的挚爱，听从一种更伟大的力量——自然的力量召唤，“愉快地研究她的风格，欣喜地品味她的格调”。

“绘画中有一种乐趣，只有画家才能了解”。在写作时，你必须和这个世界竞争；而画画时，你却只用和自然展开友谊比赛。当你坐下来作画时，会感到无比欢欣。从你拿起画笔，面对大自然的那一刻起，你的心灵变得无比平静。在这个安静的过程中，没有愤怒的情感来打扰你，让你双手颤抖，双眉紧蹙；也没有浮躁的心态来侵扰你，你不需要和谬论争论，不需要歪曲某个观点，不需要压倒对手，也不会被哪个傻瓜惹怒——因为你作画不是为了害怕某人或讨好某人。这里不需要作戏，不需要诡辩，不需要阴谋，不需要



篡改证据,不需要颠倒黑白,只需要你怀着儿童般的率真和衷心的挚爱,听从一种更伟大的力量——自然的力量的召唤,“愉快地研究她的风格,欣喜地品味她的格调”。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头脑是冷静的、充实的,手眼并用。当你描绘最普通的事物时,比如一株植物或一截树桩,你都能时刻从中学到点什么。在你不曾想到会发现什么异同的地方,你却能意想不到地察觉到不同和相似。你努力把看到的東西画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它。你不需要伪装或掩饰错误,因为无论你怎么竭尽全力,也远远达不到目标。在永无止境地追求中,耐心产生了。这种耐心又使追求成为一种奢侈的享受。花朵上的条纹,树叶上的皱褶,云彩上的色晕,古墙或废墟上的斑点,这些都被紧紧捉住不放,就好像它们是这场精神战争中的“战利品”似的,尽管为了画好它们,还得花费半天的时间。无数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既不使人懊恼,也不使人厌倦,你更不会希望换一种方式来度过这些时光。你把勤劳用于淳朴的自然,把工作和乐趣相结合,尽管不是在思考也不是在嬉戏,仍然会感到满足^①。

① 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有关于这个观点的一个生动的例证,抄录如下:

“它离城约一小时路程,地名叫瓦尔海姆,坐落在一个山岗旁,地势颇为有趣。沿岗上的小路往村里走,整个山谷便尽收眼底。房东是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殷勤豁达,她斟出葡萄酒、啤酒和咖啡来请我喝。但最令我满意的,是两株大菩提树,只见它们挺立在教堂前的小坝上,枝叶扶疏,绿叶荫罩,四周围着农家的住屋、仓房和场院。如此幽静、如此宜人的所在,实不易得,我便常常把房里小桌儿和椅子搬到坝上,在那儿饮我的咖啡,读我的荷马。头一次,在一个风和日暖的午后,我信步来到菩提树下,发现这地方异常幽静。其时人们全下地了;只有一个约莫四岁的小男孩,盘腿席地坐在坝上,怀中还搂着个半岁光景的幼儿;他用自己的双腿和胸部,给自己的弟弟做成一把安乐椅。他静悄悄地坐着,一对黑眼睛却活泼泼地瞅来瞅去。我让眼前的情景迷住了,便坐在对面的一张犁头上,兴致勃勃地画起这哥儿俩来。我把他们身后的篱笆、仓门以及几个破车轱辘也画上了,全都依照本来的顺序;一小时后,我便完成了一幅布局完美、构图有趣的素描画,其中(转下页)



无论是在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还是在以后的阅读过程中,我都没有感到多少乐趣。虽然我承认也会偶尔碰到一两句自己喜欢的句子,或是认为某个想法是实实在在的,而一旦开始写作,我便只是急于想把文章结束。能否写完它,我并没有多大把握。因为我很少能事先想到下一页或下一句话该怎么写,而当我奇迹般地写下它们后,就不再为它们劳神了。有时候,一篇文章写两遍,然后还得看校样,以防止印刷错误,使文章显得准确无误。而当你在校阅它们的时候,你还可以有意地、从侧面考虑一下读者是否欢迎,这样得来的文章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和美味,变得“比听重复讲述的故事还让人厌倦”。如果想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自己的作品,就必须首先忘记自己写过他们。因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们自然会产生蔑视。事实上,重读自己的作品就好像在愚蠢地研读一张无字天书一样,除非我们的虚荣心硬要把它们说成是有趣的、恰当的。因为那些熟悉的文字再也无法传达出明确的意义了——只剩下无意义的音节。和我表达出来的思想相比,我对我头脑中的思想要满意得多。为了把自己对事物的印象传达给读者,文字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我看来,文字与其说是加深了还不如说是削弱了那个印象,而且还给它们蒙上了一层面纱。不论我怎样地像诗人那样吟咏:“我的心灵对于我就是个王国”,我也没有野心“要把王国的宝座安放在别人的头脑里”。我们所珍视的思想最好保存

(接上页)没有掺进我本人一点儿的東西。这个发现增强了我今后皈依自然的决心。只有自然,才是无穷丰富;只有自然,才能造就大艺术家。所有的清规戒律,不管你怎么讲,统统都会破坏我们对自然的真情实感,真实表现。”(引文见《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原注



在朦胧的抽象状态里，

在心灵的深处保持着纯洁。

即使公诸于世，也不要让它们产生力量或引发兴趣。如果它们是人们熟悉的思想，那么任何对它们的形式和风格进行改变都是不利的。当我写完某一个主题后，它就会从我头脑中溜掉。我已经把我的感想化成了文字，所以也就把它忘了。我仿佛已把记忆里的旧帐一一还清，还抹平了感情上的旧伤。对于以后而言，这些问题的存在只会是为了他人的缘故。——但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这样的过程不会存在于把自己的思想转移到画布上的时候。在这个机械的转化过程中，他们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你永远也不会对画画感到厌倦，因为你所画的是你刚刚发现的而不是你已知的事物。对于已知的事物，你要把对它的感受转化成文字；而对于刚刚发现的事物，你是把抽象的名称还原为具体的事物。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持续不断的创造的过程。随着画笔的挥动，一个崭新的探索天地展现在眼前。新的问题出现了，而战胜问题的方法也在酝酿之中。当你把作品和实物进行比较时，你会看到你完成了些什么，还有哪些需要你继续努力。它对感官的考验比对想象力的考验还要严格，就连我们自命不凡的幻想也无济于事。当画中的一部分画得比另一部分好时，即使你无法画得像大自然所表现的那样好，你也会下决心尽力画出自己的水平来。每件物体通过艺术之镜的反射都变得光彩夺目起来，借助于画笔，我们触摸到了所看的物体。那些呼之欲出的想象中的景物，一旦到了画布